

一個子女戀愛的時候

每冊實價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譯述者

笑

世

發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華龍路
環龍路轉角

印刷者

文明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一個女子戀愛的時候

笑世意譯

這篇是美國女作家葛露斯女士 Ruth Dewey Groves 一九二八年的名著，內容驚心動魄，引人入勝，惟原著甚長，特由譯者用意譯擷其精華，諸君可隨這篇文字的向前敘述，看見映麗浪漫的珠莉女士對青年藝術家尼爾發生熱烈的戀愛，尼爾則已與賢淑美慧的貞麗女士訂了婚，貞麗又爲富而狡黠的丁恩所酷愛而欲據爲己有，其中可驚可喜的經歷，耐人尋味。

譯者

(一)

『倘若你真要娶那個女子，我就要跳入河裏去！』一個美麗活潑的女青年這樣說着，聽見這幾句話的那個男青年笑了一下，似乎表示不相信的神氣。

『尼爾！我嘴裏這樣說，真是要這樣做的。』這個女子很鄭重的申說她的意思。

男的：『是啊！你當然是真會這樣做，猶之乎你去年和柏陀也這樣說過，前年和哈利也

這樣說過……』

女的：『你不要瞎說！我何嘗對他們獻過殷勤？我全心愛你，幾乎發癡，這是全村的人都知道的。』

他們倆正在一個藝術工作室裏這樣談話。那位男青年叫做尼爾，他是格林維基村裏的一位藝術家，這個村莊距離紐約只有五十二里。女的叫做珠莉，是他藝術工作室裏所用的模特兒。這天尼爾正在準備爲他的未婚妻貞麗女士開一個小小的宴會，請村裏藝術界志來歡樂一番，第一次把她介紹給他們。珠莉女士對尼爾發生了異常熱烈的單戀，先跑來和他爭論了許多時候，尼爾很不耐煩，叫她不要再像小孩子那樣的淘氣，還是來幫助他把棹上的花排好，以便常晚舉行宴會之用。珠莉那裏肯依？只是她憤然說道：『這些花，我想一定又是她送給你的。』說到這個她字，聲音特別的提高。其先尼爾還在那裏忙着排布棹上的東西，聽她這樣不斷的噁哩咕嚕，便停着手很認真的對她說道：『爲什麼她不應送花給我？就是這個棹氈也是她送的。』他說了還舉起一個銀製的花瓶，繼續的說道：『這些東西都是她送的。我老實告訴你，就是這個宴會也是爲她而舉行的。』珠莉氣得發顫，現着怒容向他說道：『你

……你……真是一個可憐的瘋子！」尼爾此時雖更覺得不耐煩，而她却繼續悻悻然的說下去：『尼爾！許多人都在那裏紛紛議論你的事情……她原來是卜斯德的女兒……我們都以爲你發了癡。到底怎麼一回事？尼爾我愛……』她起初疾言厲色，盛氣臨人，說到末了，頓把聲音語氣軟了下來，接着說道：『你要這樣一個在藝術界以外的女子，要破壞你自己事業的前途，你知道嗎？』

他們正在這樣爭吵的當兒，門鈴忽然響了起來，尼爾忽忽的說道：『如果是貞麗來了，你千萬不可再這樣鹵莽！』他一面說，一面走出開門。珠莉氣得粉頰緋紅，杏眼圓睜，怒視着他的背後，自量一時爭不過貞麗，但她心仍不死，她想男子的心是容易變的，也許還有她可以利用的機會。她心裏這樣暗自思量，同時因她所立的地方與門口只隔着一個很薄的帷簾，她從簾後窺見尼爾迎着貞麗狂吻，她此時心裏簡直好像有火焰熊熊的焚着，貞麗進來之後，珠莉便托故避出。她們倆原未見過。珠莉看見貞麗的溫柔艷媚，笑靨迎人，覺得尼爾的狂吻，似乎也是出於情不自禁，但想到她自己用盡心機，落得一個空，這種寬恕的念頭瞬間即逝，無復存餘。貞麗初次看見她之後，也問尼爾她是姓甚名誰，尼爾以實告，她聽了並沒

有什麼疑慮，却很從容的說珠莉的身段婀娜娉婷，確是美女的模型。珠莉勸尼爾不要娶貞麗，她表面上最大的理由是貞麗不是藝術界中人，不能欣賞他的藝術，不能促進他的事業，所以尼爾把模特兒告訴貞麗之後，眼巴巴的向她望着，看她對於模特兒的反應，是否和常人一樣，後來見她不但無反對的態度，而且很有欣賞的興趣，愈覺得她的可愛，又攬抱着她狂吻。等他放鬆之後，貞麗笑着問他：『什麼使得你這樣？』尼爾笑着答她：『你使得我這樣。你的美慧迎人，沁我心脾，好像什麼浪傳布過來，使我無從抵抗。』貞麗，我常常要和你接吻，我心裏喜歡這樣。』貞麗和他開玩笑的說道：『常常要這樣，所謂常常，也有什麼一定的時間麼？』

尼爾：『常常就是隨時的意思。』

貞麗：『隨時！』

尼爾：『是的！隨時！現在來賓未到，我又要吻了！』

尼爾正要再吻，貞麗不勝嬌羞的當兒，門鈴忽然又響了。

譯餘閒談 珠莉勸尼爾不要娶貞麗，以她不是藝術中人，不能欣賞他的藝術事業為理由

，在她方面固然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並不是真心有這個好意，但是這一點理由的本身却是很有價值。美國現任總統胡佛氏原爲開鑛工程師，他的夫人便和他同校研究過地質學，對此饒有趣味，當他做工程師時，協助他的地方不少；英國現代文豪蕭伯納，他的夫人也富有文學天才，對此很有興趣，協助他的地方也不少。因爲有了這樣共同的興趣，纔易有同情，易有鼓勵。我有一位女朋友擅長文學，嫁了一位工程師，他只知道欣賞鐵錘引擎，視文學若無物，致她悵悵寡歡。我不是說工程師一定不懂文學，不過倘若他要娶文學家做夫人，他至少於欣賞鐵錘引擎之外，也要知道欣賞些文學纔好；他所找的她，自然也要對他的事業有相當的欣賞。否則缺乏共同的興趣，不易有同情，不易有鼓勵，便是一個缺憾。

(二)

尼爾正和貞麗在他的藝術工作室裏等候賓客來參加宴會，乘來賓未到的時候，正要再吻她的當兒，門鈴忽然又響，她問道：『你想是你的父親來了嗎？』她答道：『不！尼爾，這一定是你的第一位來賓。我的父親今天失望極了。他對我說他今晚有特別重要的事情要出去。

找一位朋友去，所以不能抽身到這裏來。」

『我也爲之大失所望！』尼爾這樣的說，其實他心裏確覺得不舒服。他雖覺得卜斯德是好人，平日很敬佩他，並不是因爲他當時是個鉅富的財政家，却因爲他的本人很可敬佩。但在尼爾未與貞麗定婚之前，既真心愛了貞麗，心裏却常怕她的父親也許因爲他是一個清寒的藝術家，在藝術方面的名譽雖在繼續增高，在經濟方面着想，未必肯容納他作東床之選。如今既如願訂了婚，在此宴會裏第一次要把貞麗介紹給同村裏的許多藝術界同志，而她的父親却不能親臨，依他從前潛伏的心理，當然不免覺得失望。

不過一會兒他也就把這樣不舒服的心理忘却，因爲陸陸續續來了許多賓客，爭來和他握手道賀，倒也熱鬧非凡，使他忙得什麼似的，把剛纔的心事完全拋開，隨着他們一同快樂起來。這些賓客是一羣一羣結伴同來的，每羣總有一位中心人物，或是一位著名的男藝術家，或是一位著名的女藝術家。他們都是嬉皮笑臉，滿面春風，語言幽默，使人傾倒，一個靜寂的藝術工作室被他們弄得變成了一個歡天喜地的世界。

珠莉在宴會未開貞麗未到以前，雖然先來和尼爾爭吵了一頓醋潮，那天晚上的宴會本來

不想參加，但是她對於尼爾的戀。戀。不捨。真像發了癡，好像多看見他一會兒，也可以解渴。充飢似的，所以竟熬不過，終隨着兩位很漂亮的男朋友和一位沈靜淡漠的詩家，一同到尼爾的工作室來，不過到得很遲就是了。宴會之後，繼以交際舞。她乘着貞麗在那裏和賓客談話的當兒，靜悄悄的跑近尼爾身邊，柔聲對他說道：『請你和我跳一回舞，肯嗎？』

一個人的感情究竟是易動的，而且在禮貌上對方女子以和顏悅色輕聲柔語來周旋，也不好意思扳着面孔堅拒，所以此時尼爾照普通的禮貌，很溫和的從她所請。但是在他們倆正在開始跳舞之際，忽然那個臨時僱用的僕役來通知尼爾，說有人在德律風上等他說話。他正想和貞麗知照一聲，但是那個僕役趕緊做手勢叫他不要知照她，一面孔嚴重和經了恐慌而強自抑制的神氣。尼爾僅忽忽和珠莉道聲原諒，即跟着僕役走出去。等到他們走出可以不令貞麗聽見的距離，這個僕役纔開聲說道：『據說卜斯德先生家裏發生了不幸的事情。他家裏有個人在德律風上等你說話。他說在他和你談話之前，不要先讓貞麗女士知道。據說是她的父親……』

此時尼爾好像冰水澆背，不寒而慄，他想不得了，恐怕因此有什麼慘劇要隨着發生。他

此時雖尚未聽到德律風上的的確消息，但他心裏想近來太快樂了，或許不免有樂極生悲的事。他一會兒跑到藝術工作室的隔壁一間小室裏面，這個小室在平常晚間就是他拿來作臥室用的，德律風也就裝在裏面。他還沒拿起聽筒的俄頃間，回首望望隔壁大房間裏的貞麗，心裏異常替她難過；他還看見她在那裏欣悅愉快的笑容迎人，盡她女主人的款待嘉賓的禮貌，她心裏何等的快樂歡慰，那裏想得到有什麼大禍臨頭？他想到此後她的快樂就是他的快樂，她的憂愁就是他的憂愁，如今遇着這樣一件十有九危的消息，愈益替她傷心。這兩個房間相隔雖僅一壁，但在此刻那間兩方面的人的心境，好像是處在兩個絕對悲歡各異的世界。尼爾在這樣嚴重空氣中呆了一下，纔摸着德律風上的聽筒，提起來聽着。他先輕輕的開聲說：『我是尼爾。』對方答語的聲音異常低，他幾乎聽不大出，不過勉強聽到一句不清楚的話，好像是說貞麗的父親死了。他略爲提高聲音喊道：『你替他請過了醫生嗎？』對方仍用很輕微的聲音回答道：『我立刻就去請一位！』隨後尼爾但聽見啞啞的聲音，知道德律風的線已斷了。

譯餘閒談

境由心造，在相當的範圍內，未嘗沒有一部分的真確。尼爾在將把德律風聽

簡提起前的俄頃間，心目中突現喜悲兩劇的情況，很可玩味。由此推廣想想，心平氣和的人，由他眼裏看出來的世界，常見欣欣向榮的氣象；胸襟褊狹的人，由他眼裏看出來的世界，却常見滿地荊棘的氣象。而實際的世界，則猶是這一個世界。但一則以樂，一則以悲。這當然要在相當的範圍內，若窮困到無以為生的苦百姓，當然很難生出什麼可樂的心境來，便須從積極方面補救了。

(三)

尼爾在跳舞廳的隔壁小臥室裏聽了電話之後，心慌意亂的走到房門口，簡直不知道怎樣辦纔好。他呆呆的望着貞麗，看見她正在陪着一位來賓叫做賴安宜的跳舞，他或許可用眼睛示意，或用手示意，就可請貞麗走過來，但是恰巧貞麗那個時候的視線並未移到他的身上，所以無從着手。珠莉原是很想和尼爾跳舞一會兒，偏於要動足的當兒，又有什麼電話來打斷他們，她心裏覺得十分不舒服，但是她心目中仍脫離不得尼爾，雖未跳成，却仍在那裏東張西望的注意尼爾，所以尼爾正要往前走的時候，即被她最先看見，笑咪咪的輕盈迅速的跑過來問他到底爲着什麼事情，但聽見尼爾對她說道：『珠莉！請你告訴那幾位音樂師，叫他

們快把跳舞的音樂停止。」珠莉原是一位很聰明伶俐的女子，看見尼爾的神色不對，知道必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當然特別的對尼爾獻她的殷勤，立刻就依照他的囑托，把這件事很迅速妥貼的辦到。一等到音樂慢慢的低微下來的當兒，尼爾先跑到貞麗的身旁去阻止她的跳舞，同時對她正在陪舞的來賓賴安宜道歉，對他說道：「賴安宜，請你原諒她，因為此時她家裏忽有要事發生，我立刻要陪她回去走一趟，並請你告訴其他來賓，並代致歉意。」尼爾這樣忽忽的說完幾句之後，就趕緊向貞麗看着。因為他心中最注意的就是恐怕她受驚，他果然見她已經嚇得發了呆，只得對她問道：「讓我把你的大衣取來，你的車子是否歇在門口？」貞麗趕緊把握手兩着他的臂，此時歡欣鼓舞中的來賓好像夢中驚醒，圍着他們倆，紛紛詢問什麼事情，可是貞麗已經急得眼花，並不注意有許多人圍着，只很急迫的對尼爾說道：「告訴我！尼爾，告訴我……到底有什麼事情發生……我的父親……」

尼爾答道：「我也不大懂得清楚，我們立刻就去。」他一面這樣說，一面挽着貞麗向大門走，將近門口的時候，看見珠莉已立在那裏，手中拿好貞麗的大衣，招呼她穿上，珠莉此時的行為，是不忍他人患難而出於好心呢，還是有意做給尼爾看，當然非我們所知道，無論

如何，在這樣亂紛紛的當兒，她的心有如此之細，總是可以敬佩的。尼爾陪着貞麗坐入汽車開駛之後，貞麗又很急的問他在德律風裏究竟聽見了什麼話，尼爾告訴她說，電話是她父親的隨侍僕人榜資打來的，據說他老人家病很利害。貞麗覺得她那下午和父親分別的時候，並不見他有什麼毛病，何以有這樣忽然發生的大病，心裏實在不解。尼爾也安慰她說，據榜資的意思，他也不確知病情到底怎樣，因為他打電話來的時候，連一位醫生都還未請到。貞麗聽了他這幾句話之後，默然無語，惟恐慌和傷痛的神情，看她的面容，已可概見。

他們趕到之後，剛走入她父親的房門，有一個人，看上去明明是醫生的樣子，抬起他俯着的頭，用很慘然的眼睛向他們望了一下，他們看了這一望，已經猜到事情不妙，貞麗心裏已經覺得她剛纔急急追問尼爾的話，至此已得了很慘痛的答語。她趕緊奔到她父親的榻前，慈父的眼睛已經緊閉；她不禁放聲號哭，哀痛萬狀，尤其因為她產生之後剛滿歲，母親即棄世，全恃她這位仁愛的父親，兼盡母職，把她撫養愛護，以至成人，如今忽以暴疾一瞑不視，棄此愛女而去，她追惟親恩，悲愴更異尋常。況且她既無兄弟，又無姊妹，簡直從小就在父親的慈愛中生長起來，一旦失所依歸，哀傷曷極！

卜斯德在世的時候，對於尼爾和貞麗的婚事，一點沒有反對的意思，尼爾很敬重他，他也很愛重尼爾，所以卜斯德的親友雖有許多人覺得尼爾是一個清寒的藝術家，配不上貞麗，而卜斯德却絲毫不爲他們所動，他們有這樣提起的時候，他總是一笑置之。他深知尼爾是一個誠實篤厚可以信任的青年，深信貞麗終身付托得人。他因愛女之深，平日很怕她愛錯了人，但是後來聽見她告訴他說尼爾是她的意中人，他這種憂慮便完全消滅，如釋重負。但是他這一方面的憂慮雖已消滅，又另有一種憂慮，致他短命，內容如何，隨後便可以明白。

譯餘閒談 一個家庭裏有一二聰明活潑的男孩子，好像種了一兩顆青樹；有一二秀外慧中的女孩子，好像開了一兩朵鮮花。我個人覺得鮮花尤其是能替家庭中增加無限溫柔和暖的空氣，不過做父母的人對於女兒却有一件很擔心的事，就是怎樣助她選得一個如意的『他』。卜斯德對於他的愛女，『平日很怕她愛錯了人』，這種心事，我想凡是賢明的父母，無論中外，都是有的。只要父母是賢明的，做女兒的也應當請他們做『高等顧問』，不可自己暗中瞎撞，以致上當，後悔無及。

(四)

貞麗趕到她的父親榻前的時候，伏屍痛哭，椎胸哀號，好像要拚命把慈父從死中搶奪回來，左右諸人及尼爾看着這樣慘狀，雖一同揮淚，竟不知作何語以慰這個哀痛悲愴的貞麗。這個時候她已哭得神志昏迷，幾至暈去，大家弄得發了呆，幸而在旁的老醫生梅爾靈比較鎮靜些，把兩手伸過去緊緊的按着她的雙肩，同時對尼爾點首示意，尼爾纔從呆中醒來，趕緊半扶半抱的把貞麗送入客室裏去，把她躺在一個沙發上，貞麗仍是抽抽咽咽的哭個不住，尼爾雖盡力對她說了許多安慰的話，她都好像未曾聽進耳朵裏去。

停一會兒，尼爾於無意中看見貞麗抬頭對他哭着說道：『尼爾，你看見父親死時面上怪難過的樣子嗎？』尼爾來不及加以思考之前，脫口而出的答了一個『是』字。她又哭着說道：『你……你以為有人做了什麼事害了他嗎？』尼爾聽着她這樣嗚咽中斷斷續續的話，也覺得事有可疑，但在當時，為安慰貞麗起見，只得對她說道：『我想決不至此。你難道未曾聽見梅爾靈醫生剛纔說過嗎？據說是患了心臟病。患了心臟病的人，往往不能持久，死起來是很快的。』貞麗聽了又哭着說道：『我想一定有什麼意外可怕的事情使他到這樣的地步……咳！尼爾！你想……』她說到這裏，又嗚咽得說不出話來……『你想……他也許將死的時候』

叫人來喚我和他一別……那個時候我却一點兒不知道，反在跳舞享樂……」尼爾極力安慰她道：『貞麗，你不要這樣說，你父親有知，聽見這些話，也要使他老人家見你這樣哀痛而抱着不安的。』這些話不但安慰不住貞麗，反使她越想越悲痛起來，越哭越傷心起來，尼爾弄得手足無措，不知所可。

幸而此時老醫生梅爾靈恰巧走了進來，對尼爾說道：『趕緊叫女僕來，我們要把貞麗女士送到牀上去安睡幾小時纔好。』等一會兒醫生告訴尼爾說道：『我剛纔給貞麗女士服了一些安神藥。』他們把貞麗安頓之後，尼爾想起貞麗剛纔提出的疑問，不能自禁的問醫生道：『梅醫生，你看卜斯德先生是不過因病而死的嗎？』梅醫生聽他這一問，對他怔了一會兒，纔很鎮靜的說道：『你怎麼問起這句話來？』尼爾遲疑了一下，回答他道：『我看他臨死時的面孔，似有無限的苦痛和憂慮……』

梅醫生忽然接着問道：『我們乎聽見你已和貞麗女士定了婚，確嗎？』

尼爾：『確的。』

梅：『那末，我可以老實告訴你，卜斯德先生實在憂慮得過於厲害，竟因此病劇而死。』

我曾經好幾次勸告他，說這樣憂慮下去，是很危險的。」

尼爾現出很不相信的樣子：『以他的境遇，在這個世界上他有什麼憂慮的事情呢？』

梅：『你有所不知，他實爲經濟壓迫而憂慮；澈底說起來，經濟壓迫是世界上最人憂慮的主因啊！』

尼爾很直率的說：『像卜斯德先生這樣的人，還有什麼經濟壓迫的憂慮，我却有點不懂。而且就是照你所說，他爲經濟壓迫而憂慮至死，他將死的時候，臉上也何至現出那樣恐懼的神氣？』

梅：『他並不是爲他自己恐懼，他實在因爲想到經濟方面，替他的愛女恐懼，他原想多活幾時，勉自維持，把幾年逐漸失去的財產恢復起來，免他的愛女受苦。』

尼爾聽見卜斯德的財產消亡，雖還不明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但他對於財產本不在意，此時他心中所念念不忘的是真麗的苦樂問題，梅醫生見他對於財產詳情並不詰問，也覺得這位青年難得，深爲真麗得人慶，所以他很誠實的把手按着尼爾的肩上，對他說道：『卜斯德先生所有的唯一覺得自慰的事情，就是他覺得他的愛女將要嫁給一位他所信任的青年。』

●●●●●
譯餘閒談 老友沈壽宇君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書的時候，他有一次問幾位美國的同學，說譬如兩個女子於此，一個美而窮，一個醜而富，你們要娶那一個，他們都衆口一辭的說要娶醜而富的。美國人拜金主義之劇烈於此可見一斑。（當然也有例外。）他們許多人老實不客氣的說『爲金錢而結婚』，「Marry For Money」，其實這種情形，豈但美國，就是我國也何嘗沒有，不過沒有那樣利害就是了。但就中國的實際狀況說，老婆的娘家儘管有錢，做女婿的真能措到什麼油的，却也不多有，就是多得些嫁奩，所措也就有限，而且常在『內務部』的掌握之中，做丈夫的要措油，不但難爲情，確也不易。有某君娶了一個富妻，自己雖從美國得了一個化學碩士，回國後一時無事，靠他的夫人暫維家計，每天夜裏耳朵邊繼續不斷的噁哩咕嚕，也就够受！我個人以爲醜而富，不如美而窮。

（五）

梅爾靈醫生和尼爾等把哭得好像淚人兒的真麗安頓於她的臥室榻上讓他安息之後，梅醫生又想起一個念頭，他說要叫爲卜宅管理家務的派克夫人趕緊打電話，請到真麗的一兩位要